

温馨的国庆记忆

□ 谢汝平

金秋时节,丰收时刻,我们迎来红旗招展的十月。随着举国欢庆的人群,随着欢天喜地的气氛,我们陶醉在这隆重的节日里,我们休憩在这黄金假期中。回首往事,每一年的国庆都能给我们带来激励和自豪,每一年的国庆都能给我们以温暖和力量。

1977年,我以一名小学生的身份走进校园,背着崭新的书包,认识了很多新同学,捧着散发油墨味的新课本,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直到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人生的第一篇语文课文就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十月一日是国庆节”。在这篇课文之前,是汉语拼音,开学一个月后就是国庆节,尽管汉语拼音还没有学完,节日到来时老师特地把这篇课文提前教给我们,终于学到了盼望已久的方块字,虽然写得歪歪扭扭,虽然也还是死记硬背,但心中的那份光荣与自豪却无与伦比。从此,我知道了新中国的生日,知道了国庆的含义,了解了国家以前的苦难,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1984年是国庆35周年,我上初二,国庆节放假,恰好遇到家中农忙,我帮着父母亲割稻子打谷场晒粮。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在场院上忙碌,由于知道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每个人心中都向往着那隆重的场面。可惜,那时没有电视机,我们看不到现场直播,好在家里有一台收音机,特地把音量调到最大,边忙碌边听着电台直播。当电波中传来邓小平阅兵时铿锵有力的声音和三军战士整齐划一的应答声,我们每个人都停下手中的活,感觉热血沸腾。印象中最深的是爷爷,满脸皱纹的脸上热泪纵横,不时地用衣袖去揩一下,我知道他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兵,一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激动不已。

1999年,是国庆五十周年的大喜日子,我们也迎来了又一次隆重的国庆阅兵。那一年,我已经结婚生子,一家三口守在电视机前看着激动人心的阅兵场景,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当一列一列方阵从天安门广场经过时,我们都在目不转睛地观看,尤其是儿子,那时刚刚四岁,竟然看得那么入神。阅兵式结束时,儿子还意犹未尽,特地去找来一根木棒,扛在肩膀上,学着战士们样子走着正步,一遍一遍,乐此不疲。后来有邻居或朋友来玩,儿子经常给他们表演阅兵,小小的年纪一本正经的神情,经常引来大家的夸赞和忍不住地哈哈大笑。儿子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也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背着枪去参加阅兵,去守卫我们的祖国。

每一年的国庆都给我们很多难忘的记忆,每一年的国庆都给我们注入无尽的力量,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这些正能量,也在鞭策着每一个人,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

那晚,月正圆

□ 张爱敏

窗外,一轮圆月挂在夜空。天地之间,清风低吟,小虫轻鸣,恬静而安适!不经意间,一缕月色漫过心海,回忆的诗意闸门打开……

“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漫步在村庄的秋夜,一轮皎月照在麦田上,远远望去,像撒了一层银白的霜。田间的小道,只能容一人行走。我趴在姨的肩上,一阵风夹着草木的气息,轻拂过我的指尖和脸庞。那是我第一次下乡,到祖辈们生活的地方去省亲。也是我第一次喝酒,小姥爷家自酿的米酒。大豆地里嬉戏追逐,煤油灯下诉说衷肠,米酒的香醇清甜,令我兴奋异常,不一会儿便酒酣人醉。姨背我回家,迈着稳稳地步子。那月也跟着走,不远近地。我的眼皮越来越沉,终于进入梦乡。

“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还记得儿时,仲秋的夜晚,在葡萄架前支起一张竹床。晚饭后,做完了功课,喜欢躺在竹床上,仰面望着深邃的夜空,看星星的眼睛一眨一眨,看月光如水般流淌,温柔地轻抚大地。大人们低声唠着家常,有一搭没一搭地,像催眠曲。月季的馨香萦绕鼻息,耳畔时有三两虫鸣。望着圆月,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嫦娥奔月、鹊桥相会的情景来。夜渐深,月,隐逸在轻纱般的薄云间。玉兔,安睡在嫦娥柔软的臂弯里,我,沉浸在神秘的大自然里。一切,静了。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月光下树影斑驳,初秋的风送来桂花的甜香,与校友们的聚餐很迟才散场。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在校园的路上。操场上,是谁在吼歌?没有伴奏,声音有些沙哑。厚软的草地上,坐着几对人影,喃喃地说话,似在憧憬未来,抑或是道别。不远处的教室里灯光依旧,学弟学妹们正在夜读,一如我们的从前。你随手拈一枝桂花,放在鼻翼,深吸一口气说:“这一切将与我们远去。”我望着天上的圆月,又望一望那窗,说:“每当有月敲窗,月下会有我们的共同回忆。”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地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儿时不懂愁滋味,望月是月,无谓悲欢;中年阅历渐深,望月怀远,心存敬意;暮年万事等闲看,望月也赏月,圆缺皆自然。每一段流逝的岁月,都是人生路上最美的风景,都是人生路上最好的遇见。

月色溶溶,轻风徐徐,我微眯着双眼,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月儿圆圆的夜晚。这一刻,记忆中的人们啊,你们是否也和我一样,任由思念徜徉?

“兄弟,快起床啊,你来找我,我去城后西岩看霜了。”这是去年深秋的早晨,我起床打开微信,朋友老何发来的信息。

老何是小城一条老巷子里卖卤肉的,50多岁了,靠一个摊子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还把儿子培养成了研究生,而今儿子在上海工作。老何说,他现在没啥负担了,就晃悠悠轻轻松松过日子,到处走走,拍拍照片。老何是个摄影发烧友,摄影器材这些年就花费了10多万元,一年的花销往往高过他的生活费。老何对摄影有瘾,心里似有一条毛毛虫在动。4年前,老何自费出版了一本摄影集,我给他写的序。我在序言里深情地说,老何,我们一同变老了,而今鬓发带霜,在这个城市,我们是根须连着根须的老树。

像老何这样的朋友,我在城里还有不少,一眼望去,他们于朦胧中浮现出笑意,如一条河流泛起的涟漪,轻轻流过我的心田。

一个人生活在一座城市,其实也如一株植物,在这个人走过的街巷楼道里,长满了根须。

在一篇文章里,我这样描述一个人对一座城的记忆:衡量一座城市是不是住在你心里,就如对一个人的记忆,有时是靠某种气味深入了肺腑而完成,一座城的气味,就是它的烟火生活。我用鼻子嗅一嗅一座小城的味道,通常也是那些小摊小点散发出的气息,往往是它们组装起了我们最真实的生活。

霜意小城

□ 李 晓

小城里乳名一样亲切的地名和店铺,星罗棋布地栖息在小城角落。一条街上,从卖瓶奶酱油大米的小铺,一直到卖花圈的小店,可以贯穿一个人来到这世间的一辈子。这就是我依偎了20多年的小城,最初它从一片稻田中玉立,在一片蛙鸣声中拔节。而今,我躺在小城床铺上,于月光缥缈中还能撑着一叶灵魂的扁舟听见郊外蛙鸣,于晨曦初露中还能感受到金黄稻浪中飘来的稻花香。小城的绿荫连绵,让我在树下行走时,感觉皮肤也浸染成绿色的了。

我的小城,它在秋末与冬初便开始有一层霜了,它覆盖在窗户外花盆枝叶中,覆盖在楼顶蹿起的藤藤蔓蔓上,覆盖在小街两旁的梧桐叶上,覆盖在郊外田园中,覆盖在我薄弱的心房上。当小城少女的裙裾在郊外荷叶连片的池塘边飘过,荷叶上正好有一层浅浅的霜,那个女子也应该叫霜,她自汉代飘摇而来,让我也追寻了上千年。

我对小城的凝眸,总有一层银白的霜。这也许是我梦中的一种场景,是我虚拟的一种生活。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这种虚拟的场景又常常让我感到现实也近乎是虚构的了。

我之所以如此依恋小城,是觉得灵魂可以真正安妥。我对大城市总有一种深深的迷惘,它让我如行走在迷雾沉沉的夜晚,灵魂奋力泅渡,也遥遥无岸。面对都市灯火,犹

如面对银河苍茫。而我在晚风中漫步小城,三步之内,就有一棵我可以自由相拥的树,五步之侧,就有一扇我可以去推开的门。或许是命中注定,我只能寄居在小城市。那些年,我握着一根羽毛一样轻盈的笔杆,让文字也结满了一层霜,让小城岁月覆盖上了一层霜。小城的交通地图,如散开的清奇骨脉,让我这个怯怯行走在大城市的中年男人,一点儿也不感到头晕目眩,她清晰的路线,其实就像一片树叶上的茎脉,或者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心电图。

小城中的那些亲人和朋友,其实就是一条藤蔓上的瓜。所以,小城之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就织就了一张网。在一个茫茫大都市,纵横交错如蛛网一样密布的交通地图,那些线路两端如鲫鱼群一样过江的人,远没有小城这么相依相连的亲切。

朋友家炖了一锅排骨汤,一个电话让我10分钟就赶到了他家桌子旁,与他举杯同饮后可以抵足而眠。还有城西的一家牛肉馆,一直香飘了10多年。

我在小城里涂抹着文字,文字林荫中也散发出小城特有的气息。当别人胸有成竹面对直耸云霄的摩天高楼之时,我却在虚空的庭院中敲打一些弱不禁风的文字。

小城岁月,一层薄霜绒毛一般覆盖,而我的灵魂就是那霜下的叶片。



晚霞
余萍摄

母亲

□ 夏跃珍

我的母亲姓赵,名桂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然而她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母亲一生勤劳、朴实、睿智、善良,而且十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

我的外祖父常年奔波于上海和乡村之间做些小生意养家糊口。而我的祖父则在上海开了一月不大不小的洋货庄,因为乡亲的关系,外祖父经常在我祖父的店里借宿居住,渐渐对诚实厚道的父亲产生了好感,便回家向我外婆和母亲夸赞,最终撮合了这桩姻缘。

婚后不久,我的父亲便“支边”去了遥远的青海西宁工作,我的祖父也在六十二岁撒手人寰,那时大叔叔叔刚结婚,小叔叔和两个姑姑均尚未成年。母亲协助奶奶支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完成了将小叔叔送进高等学府深造,两个姑姑出阁成家的大事。

母亲有一颗宽容的心,做什么事情总是先替别人着想。那时农村识文断字的人极少,前后三村在外当兵和工作的人却很多,由于母亲读过女子学校,被乡亲们称为“女秀才”,因此这些在外当兵和工作的人的父母、妻儿总是找母亲代笔写信,经常点灯费油地熬到深夜也不得休息。一个大家庭最难处的就是婆媳、妯娌、姑嫂关系,母亲希望用自己的宽容能够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尽管这样,在一些琐碎的小事上,还是少不了磕磕绊绊。母亲常常被这些不快搞得无所适从,一个人在屋子里伤心、

哭泣。但母亲有什么委屈、忧愁都藏在心里,轻易不向他人吐露。大家庭里纠结的事情很多,经常压得母亲喘不过气来,母亲的头疼病大概就是在那时留下的。

母亲一生养育了我们兄妹三人,小时候家里生活拮据,可是母亲总是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年过年时总能让我们穿上她亲手缝制的熨帖合身的新衣。母亲是个坚强的人。不管生活有多苦多难,她都是咬着牙扛过去。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不少乡民家徒四壁,生活清苦。母亲竭尽全力为家计,白天忙集体,晚上忙家务。省吃俭用,当稍有积蓄时,带领年幼的我们到处捡拾碎砖瓦砾,积攒起来作建房的墙基之用。记得一个寒冷的冬日,母亲领着十岁的我到距家二里多的一座坍塌的破庙旁捡拾碎砖烂瓦,当拾到一定数量时,母亲先行肩挑一担回家,而让我在破庙旁等候,北风呼啸打着旋儿,冻得我瑟瑟发抖,我吓得大哭起来……就这样,我们终于建起了两间新房和一间厢房及一间猪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落实政策,我的父亲回到镇江,全家得以团聚,终于结束了两头牵挂的生活。我参加工作后,在距家近三十公里的丹徒镇上班。母亲很高兴。我每逢周末都尽可能回家,给母亲买些她爱吃的水果、蔬菜什么的,也尽量帮助母亲做一些家务活。

很快,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当我忙碌于工

作,忙碌于养育自己的孩子,忙碌于柴米油盐的生活,忘了自我,也忘了逐渐年迈的父母,我总觉得母亲还年轻等我赚足了钱再去尽孝也不迟,再加上我到杭州和异国他乡的迪拜经商后,更是很少回家了,未能来得及在母亲生前好好尽孝,而这也成了我一生无法弥补、挥之不去的痛。

母亲长期日夜操劳,身心劳累,终于熬不住一下子病倒了,其实我也一直劝母亲,要是哪里不舒服千万别硬撑着,而母亲却总是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没事没事,你就安心在外工作别老挂念我了。直到有一天哥哥打来电话说,母亲的身体不大对劲,让我赶紧回国一趟,我才知道原来母亲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等我回国和哥哥一道拿着母亲的片子,送到南京请专家会诊后,我一下子傻眼了:胰腺癌晚期,多则还有一年,少则几个月。

母亲的病情反反复复,渐渐地开始无法吃饭,无法喝水,剧烈的疼痛折磨着她,她却始终没喊一声疼……仅仅九个多月母亲就挺不住了。母亲的身体被病魔无情地吞噬着,每天在痛苦中煎熬着,我们束手无策……直到那一天,母亲用充满希冀的目光看着我,眼里满含着泪水,似有万语千言。握着母亲的手,我在她耳边说:“妈妈,您放心吧,我们兄妹三人一定会好好孝敬父亲,使他安享晚年。”母亲平静而安详地睡了,再也没有醒来……

阳台上的麦子

□ 董 行

长时间站在阳台上,用手指轻轻抚摸它的叶片。但我心里还不满意,还在期待着什么,每天早晨起床以后,先去看一眼那簇麦子。实际上我是在等待那簇麦子抽穗,等待闻到麦穗的香味儿,等待手上捧上一捧新麦粒。可是我等待的结果是失望,过去了八个月,直到那簇高高大大的麦苗发黄,枯萎,死掉,我也没有等到它抽出穗来。

主要是我下种的季节不对。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下一次我要在秋分时节下种,然后让麦子越冬,第二年就不愁麦子不抽穗了。亲戚又说我,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我种庄稼是没有办法,你在城里坐办公室,何苦种什么粮食!但不管怎么说,我按照乡下亲戚的指点,专门搞到一把麦种,选在秋分的时候种在花盆里。当然了,麦子很快就发了芽,花盆里冒出一簇绿绿的麦苗。和前一年一样,几个月之后,麦子长到了一米多高,非常茂盛,那些麦叶子青绿肥厚得比前一次的麦子有过

之而无不及。但是这簇麦子和前一年的麦子一样,一直不抽穗,我等到来年的五月,等到乡下的麦子打出粮食磨成面的时候,我的麦子也没有抽穗。我很纳闷,也很无奈,它浪费了这么多的肥水,可是为什么就是不肯抽穗呢?

这样琢磨了好几天,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我的阳台上并没有冬天,麦子没办法“越冬”,我人为地打破了麦子季节性生长的平衡。城市里没有季节,在没有季节的地方,我们看不到庄稼。我的阳台不是麦子的家乡,不是它生长的地方。就像城市里不能生长麦子一样,这里也没有真正的乡村歌谣和乡村音乐,那些被称为乡村音乐的东西,只不过是哼哼唧唧的喘息;城市里几乎看不到自由的燕子和麻雀从头顶飞过;甚至在城市里我们很难看到蓝天和白云。所以种在阳台上的麦子,不是真正的麦子。

是啊,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在阳台上种了两次麦子之后才明白了。

深秋的叶

□ 靳小华

我是那棵树上未飘零的那片叶子
不是贪恋高处的那缕阳光
只愿为冬天保留一丝生机
很想和同伴一样洋洋洒洒地落下去
去拥抱大地温暖长眠

可冬天就要来临
一场严霜不懂得什么叫坚韧
一场大雪更不知绿色的意义
绿色衬着白色
整个冬天就有了生命的盎然
沉寂的又会生机勃勃
死去的再把生命孕育

来年的早春
当杨柳悄悄生出嫩芽
我便静静地离开了守望
这一冬的树枝
在春天化作泥土
用生命赞美另一个生命
等到来年又一个秋天来临
我依然是你眼前的那片绿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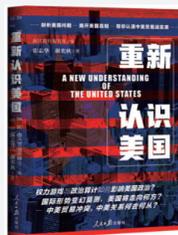
伊犁河边的月亮

□ 张仁君

静静的河边
南岸
有一块青青草地
一轮
将圆未圆的月亮
捎着桂花香气
从江南飘来

白色的毡房
像梦中的蘑菇
怯生生地
立在稻花香里
一群善良的伙伴
用歌声
把羊肉汤煮沸
用舞步
让小老窖飞扬

我慢慢地
踱到房外
在旷野上
在冷风里
在朋友的欢声中
看嫦娥挥袖
想家乡秋满
托一颗流星
捎去我的
绵绵不断的
新愿



《重新认识美国》雷志华 谢奕秋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定价: 68.00元

从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社会等领域对美国近年的发展变迁进行了剖析,为读者全面客观了解当今美国提供了良好视角。



《父母的格局》黄静洁 著 中信出版社 定价: 68.00元

一本帮助父母用格局视野破解养育难题,应该焦虑当下与多变未来的书,适合0-18岁孩子家长阅读学习。

本栏目书籍由新华书店提供